

澳華新文苑

第1169期 (A)

佩戴珍珠的青衣 淳子

香港機場快線其中一個站名叫“青衣”。

每當聽到列車播音員用粵語輕柔地報出“青衣站”時，無論何時，無論哪一個季節，無論是一個人還是朋友一堆，我的心都會牽動。

我會想起一個人：張國榮。

張國榮是男人的身體女人的魂。

所以，他演青衣，那種魅惑，除了梅蘭芳，無人可以達到。

他的氣質，與上海和諧。

葉大鷹拍攝電影《紅色戀人》，劇中，他是“靳”，上海地下黨的高級領導。

葉大鷹是葉挺將軍的孫子，上海長大，與香港導演王家衛一樣，有著深刻的上海情結。

張國榮站在黃江邊，汽笛，機帆船，貨棧，咖啡館，舞廳，一幀一幀膠片移過去，民國時代的儒雅風雅，都散發在他的長衫裡面了。

葉大鷹選擇張國榮，因為看過他演的《風月》。

1995年，江南古鎮的退思園。

陽光灑在庭院裡，碎碎的。是早春的清晨，有點冷。

攝影師杜可風已經喝起了啤酒。

鞏俐從上海來，剛剛結束了《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的拍攝，也剛剛結束語導演張藝謀的戀情。她演張國榮愛的女人如意。

陳凱歌一雙步鞋，坐在一張條凳上。

這裡是電影《風月》的現場。劇本由上海著名女作家王安憶操刀。

一千人忙裡忙外。張國榮待在化妝室裡。

10點鐘的時候，太陽從人的腳尖頭移到了老宅子的門裡，斜刺刺的掛在鏡面上。張國榮穿著劇中人郁忠良的衣服，在鏡子前左顧右盼。陽光晃了他的眼，他轉過身了，踱在房門前，探了頭看杜可風幾個人嬉鬧。完了，又折回去，在房間裡清淨。他是不出來的，好像那是他的深閨。

陳凱歌關照，不要去打攪他。但凡有戲，他

就走火入魔，誰也不搭理。

果然，一個上午，張國榮就這樣，一個人，化妝間裡，對著鏡子，比較著面部表情細微的不同。這一次，張國榮是生命的被動者，一事無成，投靠嫁入豪門的姐姐。

在姐姐家，他受到姐夫的侮辱。

男人總是有血氣的，一怒之下，用鴉片毒廢了姐夫。

他只能逃到上海。

陰差陽錯，也是走投無路，做了黑幫，一錯再錯，成為上海話中的拆白黨，玩弄欺騙女性，也自卑自殘自暴自棄。

拍《霸王別姬》，他跟著青衣張曼玲學習水秀京白，愛上了北京，拍《風月》和《紅色戀人》，他熟悉了上海的地圖，深深愛上了上海。

他在陝西路口買生煎，在茂名路喝紅酒。

來上海，他制定住錦江飯店貴賓樓。

杜月笙和孟小冬曾在那裡住過。

他制定的中式套房漏水。

酒店抱歉，說是換房。

張國榮道：否。漏水我也要住。

他喜歡住在那裡，滿堂紅木家具，滿壁名人字畫。

朋友來，朋友多，常常超標，他不在乎，一擲千金的做派。

派克97酒吧的酒保說，他來，一件黑色的衣服，看上去十分清秀，很禮貌。坐在同一個位置上，很少言語。

來上海，他必得要去虹橋路上的沙遜別墅。那是《紅色戀人》的片場之一。

1932年，沙遜財大氣粗，在虹橋路買了百畝良田，從英國運來橡木和瓷磚，五金配件全部手工制作，精心設計了一棟滬上最有英國鄉村風情的大別墅。那裡是外僑們聖誕派對最向往的地方。

抗戰前夕，沙遜以12萬美金的價格把大宅子賣給了寧波籍富商厲樹雄。

厲樹雄把沙遜的別墅改造成會員制的俱樂部。

網球、台球、舞會、酒會，還有最好的廚子，吸引了滬上富人和名人。

每平方米的造價達到317銀元。

那天，張國榮又去沙遜別墅拍片，看見當年拍攝電影時的伙伴、一隻綿羊還在，興奮得不得了，在疏朗的大樹下，與綿羊嬉戲了很久。

張國榮最後一次來上海，是2002年。在香港機場，他給朋友電話，說上海博物館正在展出72件國寶書畫，他非常非常想親眼一見。他說，不看，會後悔一輩子。

張國榮扮戲，如同生命，比導演更執拗。

香港作家李碧華這樣寫：

“蝶衣劍影翻飛，但身段蹣跚，腰板也硬了，緩緩而彎，就是下不了腰。終於這已是一闕挽歌。……心一橫，咬牙，直向脖子抹去。

血滴……劍光刺目。

蝶衣非常非常滿足。”

張國榮真的很入戲。

別人排出佈局，是殺來玩的，不必抵命，張國榮戲痴，全然真情，受傷便是難免的了。

也是在春日。晚上，去電台上班，剛進直播室，就聽同事講，張國榮死了。

那天是愚人節，自然不信。

說不信，心裡還是掛念，去證實。知道是真的，臉就僵在了那裡，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很久，疼惜才一點一點地鑽出來，做成了一種欲說還休的悲涼。

有消息說，張國榮的遺物中有一個藍色的口罩，是為了防範非典型性肺炎的。如此看來，他那天出門，本意上是不要死的。又說他有恐高症，並且一向要求完美。所以，即使尋死，也不該是那樣的死法。但偏偏反常了。推及當時的心情，一定是痛苦到一刻也不能等待了。

最重的靈魂是沒有聲音的。

了結成了唯一的方式。

在墜落的空間，張國榮有沒有想起電影《阿飛正傳》裡的台詞呢？

在《阿飛正傳》裡，他演上海人潘迪華的兒子。

“傳說中有一種鳥，生下來就沒有腳，它們一生都在飛翔，無法著地，累了也只能在風裡睡一會兒。它們一生中唯一著地的一次就是它們死的時候。”

也許來不及想，也許什麼也沒想。

只是我猜，從那麼高跳下來，飄忽間，一定是很像蝴蝶的吧。

不能選擇生，至少還可以選擇死，選擇死的方式。

海明威，用的是雙筒獵槍，槍膛放進嘴裡，槍聲處，天靈蓋率先飛離了身軀。他是，在天堂，還要做英雄。

三毛，夜半，從枕頭底下抽出藏著的絲襪，

勒在脖子上，窒息的那一刻，她覺得自己是一個美麗的新娘。

還有張愛玲，中秋的時候，警察撞開門，她裹著毛毯，躺在行軍床上，所有的證件包括遺囑，裝在一個塑膠袋裡，放在門邊最醒目的地方。如此從容，如此決絕。

一直，張國榮，以一種深深庭院少爺、公子、王子的頹廢氣息，在紛亂的演藝圈裡，脫俗成一個清麗的背影。

一段時間，傳言他病了。很重。隔了些日子，見到他，一件雪紡的紫色襯衣，一個略帶羞澀的笑容。很乾淨，很俊朗。無論怎樣，都要美麗的出場，不肯讓人見到不堪、

惶恐和軟弱。這是生命的驕傲，是生命的自尊。沒有了這些，即使有了別的，也等於沒有。

梅艷芳在《胭脂扣》裡唱“問哪天會重聚？”這是最後一句。

是問，也是邀請。

新加坡的一位報人說，先前張國榮在《胭脂扣》裡演十二少，人間偷生。如今，他隨了如花，沒有猶豫地去了。

如果是這樣，那麼，那個夜晚，就這樣停住，也很是圓滿的了。

張國榮是優雅的刀客，用了那樣溫柔的唯美的姿勢在人的心中割開了一道深且細且長的傷口，每當他的祭日，這傷口，就會滲出一點血漬來。



■張國榮在《霸王別姬》中的劇照



■張國榮與梅艷芳在《胭脂扣》中的劇照

當年的情書

劉虹

從短信、郵件、QQ、到微信
以致今後，再也沒有超過你的事物
更配得上情場

抽象的沒有，不高蹈
形像的也沒有，非俗物

大海沒有你深
火坑沒有你燙
讓入自甘跳下去，從不呼救

地上的千畝玫瑰，沒你更令人沉醉
夜空的萬里星光，沒你更令人誘惑

薄薄的，紙質，摸得著，有重量
不是虛擬，有地心引力
每個字都站得住，有個性

也有香氣，是新研的墨
更有溫度，來自虔誠的手

45年前，打開信封電擊的一刻
那八千里外飛來的流彈
把我的今生今世，穿透
所有傻氣萬箭齊發
所有驕矜體無完膚
每天寫信，寫詩，還按過血手印
彼此都在紙上
瘋狂地活著……此生總算活過

——有如神的恩典
生前再沒有
來世也沒有

沒有了。如今戀愛已不留手跡
像作案不留案底，人生不留證據
沒有了——這個數字化時代
最先消滅的物種。

劉觀德 澳洲呼朋喚友



■劉觀德近照



■《我的財富在澳洲》封面

劉觀德，上海小說家，35年前曾來澳洲留學打工，回國著有暢銷紀實文學作品《我的財富在澳洲》。不久前已獲准澳洲政府簽證，年底將赴澳採訪寫作此書續篇。劉觀德先生當年在澳洲曾經有過很多熟悉且感情深厚的朋友，因遠隔重洋，三十多年過去，很是惦念：這些年你們還好麼？本次重返澳洲，很想看望你們，因時日久遠及變遷緣故失聯已久，故特此呼朋喚友：劉觀德手機號：13052057511或13052599252。希昔日好友能重建聯繫。